

●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

千古一人

苏东坡

方志远/著



★ 21 世纪出版社 ★

21 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千古一人·苏东坡

方志远／著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书 名:千古一人——苏东坡
著 者:方志远
出版发行:21 世纪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宜春市资料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9
字 数:20 万
版 次: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—6 000
定 价:12.00 元
书 号:ISBN 7-5391-1116-X/I·279

邮政编码:330002

(21 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我和苏轼似乎有些缘分。

读中学时喜欢苏轼的诗。中学毕业后“上山下乡”，手上只有三本书。一本是《电波世界》，我以为近三十年来还没见过写得那么好的科普读物。第二本是刘大杰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（三卷）。第三本则是龙榆生先生的《唐宋名家词选》。

当时我想，刘大杰、龙榆生对苏轼是有偏爱的。否则，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、那么高的评价来说苏轼；《唐宋名家词选》也不会在苏轼的词下选那么多的评语。但是，当反反复复读了《唐宋名家词选》之后，我对苏轼也有了偏爱。同时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拼命抬高姜夔、周邦彦而指责苏轼。这些人早已作古，无法和他们辩论。后来明白了，看诗、看词、看文，都是见仁见智，各有所好，不能强求，也无辩论的必要。

后来读大学，修中国文学专业，写学年论文，我选了苏轼。但那篇论文并非研讨苏轼的诗词和散文，而是着重评论他在王安石当政时反对推行新法，在司马光当政时又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废除新法的实事求是、不畏权势的卓然独立精神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我被苏轼的精神所感染，还是苏轼的性格和自己的个性有相通之处，抑或兼而有之，却说不太清楚。

如果我的中文专业继续读下去，或许毕业论文仍会写苏轼。但因提前结束学业，成了明清史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明代政

治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，所以将苏轼搁置下来，但对苏轼的感情却没有变。

这次张秋林君问我有无兴趣重操旧业，替苏轼作传，写苏轼的故事，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苏轼，学习苏轼。我不禁感叹，有缘分是拆不散的，遂慨然允诺，既不负朋友之托，也了却一桩在心头萦绕已久的夙愿。

等一旦动手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有关苏轼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目不暇接，有关苏轼的传记也有许多种。光是林语堂老先生的一部《苏东坡传》，便足以使后人畏于动笔。另外，有关苏轼的轶闻趣事甚多，如何取舍也颇费周思，得在文学与史学之间寻找一个立足点。所幸自己在写人物传记与历史故事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，虽说难令读者十分满意，却也自信不致令读者过于失望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东坡老人在天之灵或许不会责怪。

目 录

第一章	老泉得子/3
眉山出神童	取名苏轼/6
	初闻新政/7
	景仰范滂/9
	为师改诗/11
第二章	张公荐贤/17
文名动京师	韩琦识才/20
	欧公误会/22
	仁宗得意/26
第三章	签判凤翔/33
仕途初跋涉	祭神祈雨/35
	陈公短长/38
	苏章石壁/42
	韩琦伎俩/44
	十年生死/48
	家事国事/51
	巧对辽使/56
	苏王结怨/60

	批评新法/64
第四章	情深谊长/75
苏公天下知	结交佛印/80
	通判杭州/84
	西湖畅游/89
	题联莫干/98
	初为太守/100
	天灾人祸/102
	词风千古/109
	徐州抗洪/113
	乌台诗案/118
	被捕下狱/124
	无可救药/127
第五章	东坡居士/139
江湖好自在	赤壁三唱/145
	传闻病故/152
	辞别黄州/154
	题诗庐山/157
	夜探石钟/160
	金陵见王/162
第六章	太后苦心/169
庙堂难度日	争论新法/175

第七章
再请江南行

不合时宜/179
苏门学士/186
蜀党洛党/199

急民所急/207
治病救人/212
整治西湖/215
与民同乐/219
化朽为奇/221
扬州诗祸/228
颍州岁月/233
扬州花会/238

第八章
归期何迟迟

出知定州/245
连遭贬谪/250
惠州行程/256
朝云之死/262
远涉海南/265
儋州晚秋/268
浩气长存/272

第一章

眉山出神童

老泉得子

人说四川有四大名胜——“夔门天下雄”、“剑门天下险”、“青城天下幽”、“峨嵋天下秀”。

说到青城山，令人肃然动容。这里林茂山幽，有长者之风。传说当年黄帝封此山为“五岳丈人”。这身分之高，自不待言。而且，自东汉末年，张道陵来此设坛布道，从此成了道教圣地。

而峨嵋山则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，气势磅礴，雄秀幽奇，与浙江普陀山、安徽九华山、山西五台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，可见非同一般。

就在这一幽一秀、一道一佛两座名山之间，夹着一个默默无闻的眉山。

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诸子百家争鸣、三教九流并存，儒道佛互争雄长又相互渗透。既然有佛有道，便得有儒。或许是上苍的安排，硬是要眉山拔地而起，与青城、峨嵋一比高低。否则，怎么在一夜之间便让千年灵气钟于一身，让眉山苏家生出一个日后名震九州、誉播海外的儿子？

就在眉山县城的纱谷行内，住着一户苏姓人家，世代以耕读为业，虽不甚富裕，却也丰衣足食。

北宋仁宗景祐年间（1034～1037年），苏氏户主是位名叫苏洵的落第文人。

苏洵字明允，号老泉，娶妻程氏，曾生过一男三女，可惜一子一女早夭。有道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苏老泉年近三十，已届而立，功不成名不就，又膝下无子，难免有些焦虑。所幸妻子程氏已怀第五胎了，老天有眼，该是个儿子吧？有道是精诚所

至、金石为开，程氏果然替丈夫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这儿子便是苏轼。

苏老泉又得了儿子，这欢喜自然就不用提了。时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如按公历算，则是（公元1037年）元月了。

苏轼出生之时，并无任何异兆。既没有满屋香气，也不见祥云腾起。但由于这孩子日后给家族带来了荣誉，人们自然要寻找他的不同寻常。幸亏程氏记忆甚好，在家人的启发下，终于想起了一件事。

那是苏轼降生的头一天晚上，或者就是当天黎明之前，程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一个身材极高极瘦的独眼和尚穿过庭院，直朝卧室走来。程氏又惊又怕，想叫却叫不出来，想站也站不起来。眼看和尚已经跨过门槛，进了卧室，经过床前，程氏这一声终于喊了出来，睁眼一看，屋子黑洞洞的，哪有什么独眼和尚？原来是南柯一梦。接着就是一阵腹痛，到黎明时分，生下了苏轼。程氏这才知道，独眼和尚原来是送子罗汉。

苏轼日后不仅给家族带来了荣誉，也使得眉山名声大振，便是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，仅就文名而言，或多或少也沾了苏轼的光。于是在眉山一带，又辗转流行着一句民谣：“眉山生三苏，草木尽皆枯。”说苏氏父子的出名，是得尽了眉山千年灵气，因此他们一出名，眉山的草木也就枯了。

还有一个传说更是离奇——

苏轼做满月的那天，亲朋好友都来贺喜。众人落座后，正在叙话，却见门外走进一位老丈。这老丈满头白发，一部银髯飘洒胸前，脸上皱纹堆垒，深如刀刻，虽然谈不上是仙风道骨，却也气度不凡。更引人注目的是老丈右手所拄的桃木拐杖，通体乌黑发亮，节上有弯，弯上有节，说不清有多少个节、多少个

弯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，用了多少年。至于左手提着的竹筐，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竹筐上盖着一块红布，表示也是来贺喜的。

苏洵见有客人，赶忙迎了上去，将老丈请进厅堂。

老丈笑容可掬地贺过喜，将右手拐杖挂在竹筐上，伸手揭开筐上红布，从筐中提出一个红色包袱，递给苏洵：“苏相公，这是老汉的一点薄礼，万望笑纳。”

苏洵双手接过红包，连声称谢。

在客人的催促下，苏洵将包袱打开。红包布里包了一层蓝布。再将蓝包布打开，却是一层白布。苏洵疑惑地看了看老丈，老丈笑着点点头。苏洵又将白包布打开，只见白布中包着一撮黄土。

客人中有人起哄了：“老丈原来是送苏公子千顷良田啦！”

也有人想起了一个典故：“当年晋国公子重耳避难在外，困于途中，有人送来一撮黄土，说是晋国江山。老丈送苏公子一撮黄土，莫非……”

老丈连忙截住话头：“老汉所赠，并非千顷良田。苏公子日后名扬四海，岂是田土困得住的？这普天之下，都是大宋江山，当今皇上仁慈宽厚，百姓乐业，天下太平，老汉又岂敢送苏公子别的什么江山？”

众人见老丈面色严峻，不敢再起哄。

苏洵试探着问道：“那么老丈的意思是……”

老丈缓了缓口吻，笑道：“我是送贵公子，也是送你苏家父子一座山——彭老山的灵气。”说罢，转身出门。

苏洵若有所悟，也跟着出了门。二人一前一后，来到彭老山。苏洵顿时便觉得有些异样，举目望去，好端端的一座林木茂密的彭老山怎么变得寸草皆无？再看老丈，却早已无影无

踪。苏洵明白了，这老丈原来就是此山土地神。

当然，传说归传说，彭老山的林木实际上是毁于一场山火，与苏家父子并无关系。

取名苏轼

古人对于给儿子取名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此事关系到儿子的一生，不能马虎从事。加上当时虽有户籍制度，却不像现今这样，上户口便得报名字，因此往往是先有小名，然后才正式命名。

鉴于长子夭亡，苏洵给这个新生儿取了个吉祥而随意的小名，叫“和仲”。古人以伯、仲、叔、季为序，仲为二，即老二。和者即和顺、谐和，《周易》有“保合大和”之说，《礼记》更是说：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苏洵给儿子取的这个小名，就看重这个“和”字。

但是，随着“和仲”的长大，以及第三个儿子的出生，苏洵对这两位爱子的脾性逐渐有了认识，于是正式命名，一名轼，一名辙。

为此，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：车轮、车辐、车盖、车轸，对于一辆车来说，各有用途，缺一不可，而车轼则似乎是可有可无，作用不大。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，即车前那根作为扶手的横木，也就不成其为完车了。但这根横木又确实有些过于张扬显露，因此，“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”。

给儿子取这个名字，倒是表现了苏洵的矛盾心理：既希望儿子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，登高跳远，积极进取；又担心儿子不事检点，遭人嫉妒。于是，命名之后又取了一个字：“子瞻”。这

是对“轼”的补充，强调登高眺远，淡化张扬显露。

至于另一个儿子，苏洵却很放心，取名“辙”，字“子由”：“天下之车，莫不由辙。而言车之功，辙不与焉。虽然，车仆马毙，而患不及辙。是辙者，祸福之间。辙乎，吾知免矣。”虽然辙不能像轼那样光彩照人，却也不会像轼那样遭人嫉妒，福虽不盛，祸也不烈。

仅仅从替儿子取名，就足以显示这位父亲的远见卓识。

一轼一辙两兄弟，一个豪放不羁，锋芒外露、光照千古，却屡招人忌，一生坎坷，而且差点身首异处；一个冲虚澹泊、随遇而安，但中有定见、沉稳执着，虽然不像其兄那样天下向往，却也不愧为鸟中凤、兽中麒麟、人中杰。

初闻新政

八岁那年，苏轼被送往乡塾读书。乡塾设在眉山县天庆观的北极院中，有一百多个学生。县学能有这样的规模，已经非常可观了。于此可见当时川中学风之盛。

进乡塾之前，苏轼已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了不少书，人又绝顶聪明，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，却也是一点就透，故而深得老师的宠爱。这老师便是天庆观的道士，名叫张易简，虽是出家，却并不“出世”，对古今成败、国是盛衰极为关注，又卓具学识。他的这些品质，给苏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就在苏轼入乡塾的那段时间，京师汴梁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，在仁宗的支持下，与韩琦、富弼等人裁削佞滥、考核官吏，希望对朝政有所振作。欧阳修、余靖等人为谏官，也激扬飘发。一时之间，尽人皆说新

政。这股政治浪潮自然也波及到四川。

一天，老师张易简处来了一位客人，据说是从京城来的。苏轼长了这么大，还没出过眉山，也很少见到“京里人”。出于好奇，他悄悄走进老师的客房，想听听老师和京里人说些什么。老师和客人都非常兴奋，见苏轼进来，也不在意，仍在继续议论。

苏轼听他们说范仲淹，说韩琦、富弼，说欧阳修，都是既没听说过，也没在书上见到过的人物。再看看桌上客人带来的一张手稿，上面抄着一首诗，诗名为“庆历圣德”，也是称赞范仲淹等人的。

这范仲淹是什么人，他做了什么事，竟让老师如此振奋？苏轼忘了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的师训，张口便问：“先生，您说的是些什么人？”

老师正在兴头，被苏轼打断话题，不觉有些生气，将他顶了回去：“这是大人的事，小孩听不懂！”

没想到苏轼竟有理由：“难道他们都是天上的神仙吗？如果是天上神仙的事，我自然不懂。如果他们也是地上的凡人，那有什么不能问的呢？”

老师一听，不禁心头一惊，以前还只是认为这孩子聪明，没想到小小年纪，对国事也这样关心。客人也是肃然动容，在这西南边陲，竟有如此有胆识的孩童。二人不再把苏轼晾在一边，而是和他说起了朝中的种种变故，称赞范仲淹等人是人中俊杰；又说到辽人、党项人连年内犯，朝廷每年得输“岁币”，以求和平；还说到时下官场冗员充斥，拖沓成风，墨守成规，不求进取，要使国家富强，非得改弦易辙，革除积弊不可。

两人说得慷慨激昂，苏轼也听得热血沸腾，虽说有许多不明白处，却升腾起一股责任感。

景仰范滂

几乎与这件事同时，苏轼又在母亲的指导下，在《后汉书》中读了范滂的故事。

范滂字孟博，从小就有气节，长大后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

当时的东汉，皇帝昏庸，宦官专权，政治黑暗，民不聊生。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纷纷上疏，指斥时弊，却被诬为“朋党”，下狱禁锢。后人把这次事件称为“党锢之祸”。

范滂年纪既轻，又敢于仗义直言，被京师的太学生和各地读书人视为楷模，也成了当权宦官的眼中钉。就在桓帝延熹九年（166年）第一次党祸时，范滂便被捕下狱。

当他出狱遣送征羌县（今河南鄆城）老家时，汝南、南阳一带的士大夫不约而同前来迎接，所乘车辆竟达几千辆。

人虽然放了，而朝政如故，名士领袖陈蕃等人竟被宦官矫旨所杀。

范滂愤怒了！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他只能一再上书，把希望寄托于皇帝的清醒。

但继位不久的灵帝比死去的桓帝更加昏庸，在宦官们的策划下，建宁二年（169年），对士大夫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打击，范滂也在缉捕名单中。

负责督察纠举之责的汝南郡督邮吴导接到逮捕范滂的诏书，闭门痛哭，不愿将诏书交给县衙执行。

范滂听说这件事后，知道诏书与自己有关，当即往县衙投案。

征羌县县令郭揖素来敬仰范滂，见他主动投案，大吃一